

★錄日期二十五第★



半月刊



行 为 大 球 针 练

# 會書讀杜詩歌化文

九十三街書院藏

論道制

孟雲橋

自都令各大學實行導師制以來，至今已經三年多了，成績似乎並不昭著。我們人是非常變成導師制的，因為據我自己受教育的經驗而言，我覺得這種制度對於一個中才，如我個人者，的確會發生過莫大的功效。世界上實行導師制的著名大學，就是英國的牛津及劍橋大學。所以有人說，中國各大學的採取導師制，也是學牛津和劍橋的。我要追憶年號稱中國的「最高學府」的北京大學的教育，也會受過英國當年為反對牛津劍橋的貴族教育而成立的倫敦大學的教育；最後又受過實行導師制的牛津大學的教育。據我自己的經驗，我在北京大學的六年，不過得了些雜七雜八的常識，根本談不上什麼學問。在倫敦大學的三年，雖想研究點學問，而因爲自己的天資平庸，盡力之所及，只能趕上了點歷代的名著，至於專門學術的探求，仍苦於不得其門而入，最後入了牛津大學作研究工作，受那種「科班出身」的導師制訓導，才曉得導師對於一個中才人作學問的重要性，並日覺得從前在北京大學及倫敦大學時代，的確有些太費冤枉氣力了。我自己現在這點淺薄的所謂「學問」，是由於牛津大學的導師制所製造出來的，所以若一切條件相等的話，我是十分贊成導師制的。

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的導師制，是在數百年中，不知不覺地自然發展出來的，並非受命令而實行的。在中世紀的文化正盛的時候，歐洲根本就沒有所謂「大學」，而只有種種的修道院，這些修道院就是當年研究學術的最高機關。在中世紀的英國，就有兩個修道院林立的地方，皆距倫敦城不太遠，而風景又很幽雅。一爲牛津，一爲劍橋。我想當年倫敦附近的牛津與劍橋，恐怕類似成都附近的青城山與峨眉山；因爲青城與峨眉是獨創的寺觀林立的兩個中心區，寺觀就是釋迦三藏的修道院。牛津與劍橋的許多修道院的經費也和青城峨眉的寺觀一樣，是由許多貴族，僧侶，及男女書主所捐助的。這些修道院的名稱就叫做學院(College)。每一個修道院裏，總有老師與學生；

牛津與劍橋的各學院中的老師，就叫做研究員(Professors)；學生就叫做獎學座(Students)。這兩者的生活用費，最初都是由學院供給的，不過前者的生活優裕，後者的比較清苦而已，後來有許多貴族及紳士們，都想要把他們的子弟送入牛津或劍橋的學院中受教育，而他們子弟又未見得即能考上於學生，於是就又生出了選學生(Commoners)的辦法，這些選學生完全自費，並且納費從研究員受教，其課程與獎學生同，其後因爲各學院的學生自多家長恐怕學院裏的研究員們管教不周，於是各家長即私自囑託學院中的某研究員，作其子弟的私人導師。導師的主要職務有二：1.監督學生的費用(通常將學生的費用交給導師，學生用錢時至導師處領取)；2.注意學生的操作，或補習功課。以後即隨被各學院所採取之新生入學後即由學院中指定某研究員爲其導師，於是就形成了現在的所謂「導師制」。

在中世紀的晚年，英國政府把牛津及劍橋的許多獨立學院聯合起來，組成牛津及劍橋大學。然而各學院的經費及辦法仍舊：大學的工作，主要地不過是一種註冊機關，司學生的入學及畢業考試，與各種課程的發明講演而已。

因爲時代的變遷，牛津及劍橋大學的導師制，已經由舊制的導師，轉變爲學科的導師了。現在牛津及劍橋大學的導師的主要職務，並不在監督學生的用費與操作，而幾乎完全在於學術的指導了。凡學生每學期入學之後，本學期應學習何種課程，即由學院當局指定某研究員爲某學生此種課程的導師，學生即與導師接洽，規定每週受指導的時間，導師並指導學生準備某人的講演，應讀什麼書等。導師教導學生的方法，即按照某課程的編輯次序，每週出題目讓學生作論文，並指定作論文前應先讀些什麼書，及其旁的第一章等。學生將參考書讀完作成論文之後，即於下星期受指導時對導師宣讀，讀畢即與導師討論。在一小時將終的時候，導師即又出第二個題目，指定參

# 管子的戰爭哲學（二續）

高語平

我本打算把管子的戰爭哲學一氣有系統的介紹，但是就現在的興趣說，則我願意先把他的戰爭理論做一等比較詳盡的敘述，管子的戰爭哲學有下述幾項特點：

（一）他如道戰爭須先得民心。他說：「設之濟國，在得民心；政之所服，在服民心。民惡疲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懼，我存安之；民惡絕滅，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輕勞；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懼；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管子牧民篇又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又曰：「不至，來者不及。」（形勢第三）這就是說，你要發動戰爭，必須得到人民的擁護，要使他們願意給你出死力；要得他們的死力，一定要使他們在實際生活經驗中深切感覺到這一戰爭是代表他們的利益而發動的。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捨其上者，有數目至焉。曰：大者親戚宗族也，小者鄉黨足居也，不然，則國家宗族也，不然，則敵人也，不然，則自取功於我也。此民之所

以守戰至死而不捨其上者也。」（九變第四十四）所謂「親戚宗族之所在」，所謂「田宅富厚足居」，所謂「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所謂「山林澤谷之利足生」，「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以及所謂「地理做一等比較詳盡的敘述，管子的戰爭哲學有下述幾項特點：

（二）他如道戰爭須先得民心。他說：「設之濟國，在得民心；政之所服，在服民心。民惡疲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懼，我存安之；民惡絕滅，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輕勞；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懼；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管子牧民篇又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又曰：「不至，來者不及。」（形勢第三）這就是說，你要發動戰爭，必須得到人民的擁護，要使他們願意給你出死力；要得他們的死力，一定要使他們在實際生活經驗中深切感覺到這一戰爭是代表他們的利益而發動的。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捨其上者，有數目至焉。曰：大者親戚宗族也，小者鄉黨足居也，不然，則國家宗族也，不然，則敵人也，不然，則自取功於我也。此民之所

以守戰至死而不捨其上者也。」（九變第四十四）所謂「親戚宗族之所在」，所謂「田宅富厚足居」，所謂「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所謂「山林澤谷之利足生」，所謂「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以及所謂「地理做一等比較詳盡的敘述，管子的戰爭哲學有下述幾項特點：

（三）他如道戰爭須先得民心。他說：「設之濟國，在得民心；政之所服，在服民心。民惡疲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懼，我存安之；民惡絕滅，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輕勞；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懼；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管子牧民篇又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又曰：「不至，來者不及。」（形勢第三）這就是說，你要發動戰爭，必須得到人民的擁護，要使他們願意給你出死力；要得他們的死力，一定要使他們在實際生活經驗中深切感覺到這一戰爭是代表他們的利益而發動的。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捨其上者，有數目至焉。曰：大者親戚宗族也，小者鄉黨足居也，不然，則國家宗族也，不然，則敵人也，不然，則自取功於我也。此民之所

極好的歷史教訓嗎？

(二) 管子知道軍隊必得慎密進行，不輕舉國與而生機，相與做軍備的教育，因為「君若欲定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定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雖以遠得意於天下，然後，則事有變而政有既實。公曰：「為之內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為萬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里，三分萬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以為里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具制令，且以勸懲，因以賞罰，則百姓過於軍事矣。」(《小匡篇》)「作內政，寄軍令」六個字實是管子的軍事的偉大天才之唯一表現。全國分為三里，表面上是政治區劃，但是實際上乃是軍區的劃分，擇賢民以為里長使之分級檢討國人而訓練之，又借田獵作他實地演習的機會，瞞過鄰國的耳目。他的詳細辦法略如下：「管子乃制五家以爲執，執爲一長，十執爲里，里有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鄉令。鄉五歲爲執，五人爲伍。執長率之，十執爲伍，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鄉是以家爲單位的一種狹窄的編制。鄉五歲一卒，五鄉之卒合之。」(《小匡篇》)「連」和「軍」乃是軍隊的編制，鄉以時熟的名字，則為「國民兵團」的編制。

(小匡篇)執里連鄉之制是內政，伍小戎連旅軍是軍令。把軍事的命令寄托在人民的地方自衛的制度上，這便是管子把全國總體戰爭領導的組織的確立，為全齊之軍事之人，衆人相保，家與家相安，少相居，長相保，祭祀相顧，死喪相恤，禍災相救，居

處相樂，行坐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後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奮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謳歌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全前漢》)

處相樂，行坐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後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奮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謳歌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全前漢》)足夠，第一要深切瞭解民間一切的真實情形，照所謂我們創立了一個極精密，極合理的調查統計委員會，開頭申說設計這個調查統計表的政治目的道：

「凡立朝廷，間有本紀；窮搜有據則大臣與義；殊子有功則士輕死節；上納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母親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母遠老忘親則大臣不怨；舉知人急則衆不亂。(問第二十四)若是當國者責不授有能，則大臣就不認興義；祿不予以功異則人便好訟；社稷宗廟一亂則人無所宗；遺老忘親則大臣怨；不洞悉人之急難則衆必叛亂。但是怎樣不和；授事不以能則人就不樂於圖功；審刑不當

「問：「去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管子答曰：「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

是牛津及劍橋大學的導師制。所以，如果我們確實有導師制時，不必去學外國人，只去參考中國舊習，院制就夠了。

據英國一般教育家的意見，他們大概都說，導師制有優點，亦有劣點。它的優點，就是對學生耳提面誦，可以給學生一種嚴格的訓練，使學生的風格格外端正。它的劣點，就是拘束學生的思想，違背學生的思想，使學生不易海闊天空地自由發展。現在牛津及劍橋大學的導師們大概都承認這種批評，所以他們都力避影響學生的思想，上導師班時，他們大概都盡力攻擊學生的觀點，所謂「把你逼到牆角，撕得你一片一片的」。

（*问：「去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管子答曰：「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但絕對不說他自己的主張。據我個人的經驗，如果導師制有拘束學生思想自由的弱點時，那只說對於一二天才者不利，如天才詩人雪萊（Shelley）之被牛津大學開除即是一例，但對於一般中才人則是有利的。大體說來還是利大而弊小。

實行導師制或書院制，有一個最重要的先決條件，即必須學校經費充足，使教師的數目相當多，而學生的數目相當少。我常以為，導師制頗似手工業製造，大概易於盛行於手工業時代，現在世界上流行的大學制，頗似大規模的機器生產，也許更適宜於現代社會。牛津劍橋是世界上著名的貴族大學，他們的各學院不但有極充裕的基金，並用精良的方法限制學生的人數之增加，所以導師制至今尚能保持。將來社會進化，貴族制度完全被廢除了之後，這種制度是否還可以永久維持，恐怕是很難說定的。

問：州之本末鄉里之王也！今更亦何以明之矣？

問：卿誰有勞政行不可不旌也？今莫事遷農者也，儻耕人者不植白骨。

問：五音皆有聲，而言節有常時，則事之精也。何待？

問：喪夫未嫁者，寡居者幾何人也？

問：廢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

問：葬之此家良所收，葬者幾何人矣？

問：居之賣人後出食者幾何家？

問：廢之棄人，何族之別也？

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歸從兄弟者幾何家？餘子仕而有由邑令入者

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葬而出離者幾何人？

問：士之有田而不仕者幾何人？史臣所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

？會府事大僚臣百位而去有田者幾何人？當其大之祭祭從祖廟者何宅

者幾何家？宗子桑之游於外者幾何人？其子之受業於大夫者幾何

人？士賤行寄身，官以冢官自代者幾何人？史承官之，無田賦而

禁理事者幾何人？其臣百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外人來游在大夫

之家者幾何人？弟子弟力田爲人奉者幾何人？諸子弟之無子事

衣食不節者幾何人？李子克不狃七張者幾何人？子男女不聲齊者幾何人？

問：人之賣粟米有剥奪者幾何家？

問：國之扶利甚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人之所寄於鄉里者何物也？

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國所冗

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

問：十日而無口，開口而無食者幾何人？

問：十日而無口，開口而無食者幾何人？處家而親家車者幾何家？處士而行足以教人

者幾何家？可以帥衆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而死者幾何人？江濱者，

足以列軍師者幾何以參謀鄭執持守備者幾何人？大失疏器甲兵，兵車旌

旗鼓者，又以車之載徒行者幾何人？疏繩弓弩之張，衣缺胸核之造

者幾何家？裹腹果腹而不侈者，列陳清視造修之第，出

者幾何家？是宜起而未起者何若？將軍車轍迷情之義，其橫何若？

（王夷伐桂用，母慈王曉，牛革材及糧，多而造器，定兒歌，備用

必足。人有餘兵，請陳之行以備敵，時簡糧而壯，依君子

合輕負，二五四之牛馬之紀，率其半而死者皆舉之，以與就側林澤

奔喪者，幾何？租本錢半之年，會期何日？石室藏器，以備禦，森然之深

，門闕之高敞，宜備頭卒，備者，始必備之，其守備之任，器物不失，其

具，淫雨而各有處所。）

問：所以數罪人者何事？

問：十日去之史，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夫兵事者危

，非苟物也，不時而發，不素而練，時當而發，失其節度，則不勝也，

故謀為保期。）

問：所以數罪人者何事？

問：十日而無口，開口而無食者幾何年矣？所辟草萊有益於冢邑

者幾何家？不耕者以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所築城郭，修牆閣，

絕道閉關，深防溝，以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所捕盜賊除人害

者幾何家？

，居鄉內無。令守法之官曰：「行度必明，毋失經易。」

上述六十八個問題，可謂將體國經野整軍經武之謀，包括無疑。但是我們要曉得，他的開法絕對不是像現在的調查統計，死板板地把活的事實堵在紅條黑線之中，他著眼在：（1）士兵的土地問題；（2）陣亡將士之家屬的撫卹問題。（3）壯丁之「日與失」他們的工作勤惰問題；（4）工農大眾的經濟狀況；（5）人民之一萬一技堪為軍國效力者之多少問題；（6）旅斯使充的外人之與官吏間的密切關係之調查問題；（7）武器製造保存營試驗用合宜與否問題；（8）輜重運輸之工具問題；（9）戰馬耕牛之善惡問題；（10）要塞工事之考察問題；（11）士卒訓練問題，最終則是（12）邊防對外的行動稱職與否，守法官吏之奉公與否問題。我們現在的國防當局統兵將帥補充訓練的將吏，其他軍民長官，動員委員會的負責人以及憲兵警察裏夫主持督授的人員皆當對於這六十八個問題熟讀而深思之，故不避冗贅而具引之於此，讀了這個極富於軍事實務性的六十八問，還要懂得我們在外國研究多少年！

（四）管子的總動員的最高原則是要使他的戰鬥力「無敵」於天下，而敵無敵於天下，則必須具備下述八個必要條件：

「存乎乘財而財無敵；

存乎論工而工無敵；  
存乎制器而器無敵；  
存乎選士而士無敵；

存乎教而教無敵；  
存乎備知天下而備知天下無敵；  
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  
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七法篇》）

仲父所著的最勝目的在於「正天下」，然茲事體大，愚者大眾不明白他。當時的一般話，故又反覆申言道：「不以爲  
『是以欲正天下，財不盡天下不能正天下；

工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  
士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  
教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  
備知天下而備不知天下不能正天下；

「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

就是說，準備戰爭第一要把財政基礎打好，要士馬飽騰，要倉廩實，府庫充；第二，要獎勵工業。因為工業不僅是財政基礎，並且是武器製造的來源。所以管子之所謂工業乃是側重於軍事的目的在製造火器。譬如英德美日都是現代工業國家，但英美自一九一八年後，幻想和平，忽視了戰爭準備，德日却暗中準備了優勢的武器與火力，英美猝不及防，一開戰便喫敗仗；第三，有了好的武器還要有拿武器的勇士，効命疆場，武器才會發生威力；第四，有了勇於執戈衛國效命疆場的武士。若果沒有相當的訓練，譬如，以毫無科學訓練的壯丁去當機械化部隊的兵士，豈不是以毒攻毒嗎？第五，本但士兵平時要有訓練，並且要他們習慣戰場的生活，如英國的在北非作戰的軍隊，便習於北非的氣候，蘇聯的士兵以前沒有這種習慣，因而他們在那裏作戰的活動就受限制。又如，蘇聯的軍隊習於在零點下四十度的冰天雪地中的生活，慣於滑雪行軍，德軍不懂，故不得飲馬莫斯科河而敗潰，至少，是不得不退却。第六，士兵的訓練習慣了各種戰地生活，則利用各種「產業民主運動戰爭」的士兵以從事戰鬥，但不則會關緊閉一切情勢與觀察，當然發動戰爭，仍然是危險。第七，洞悉了國際間一切情勢與觀察，當然發動戰爭，未必真識指揮者定多寡寡裕，所以最後對於最高統帥的要求，就是觀察哲學之機關的丁解，所謂「無獨無偶之妙，在乎一心」這并不是神祕，而是整個戰爭進程之詳密地處理。（本節完，全文未完）

論  
書

讀書說示文系諸生（續）

汪辟疆

或曰：今既知某書宜讀矣！然則讀之之法，奈何？余應之曰：「統合古今人讀書之法有四：即口到目到手到心到是也。耳到似要，惟不可專恃，兼以目到，迺可恃耳。宋書：『沈慶之曰，舉人屢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謂氏家訓曰：『『嘗見劉伶誕無夸毗，呼萬年爲萬春秋，皆耳學之過也。』』慶之武人，宜有此語。賴介所談，則士夫不學之過也。今學校風尚，純任耳學，故章太炎先生極言其失。（註五）余謂耳爲聽官。聽不可失職，惟既聽之後，必當發條陳審，開出出典，始爲可信。賴介所謂『談說製文，援引古昔，必須眼學，勿信耳受』也。此卽兼以目治之說也。諸君必深明於此，耳受方有作用。否則道聽途說，張爲飾辭，自誤誤人，謬種流傳矣。

一、熟讀。讀讀者，古今人讀書不易之法也。讀讀有二：卽背讀熟讀是已。  
背讀，如魏志：「王粲與人共讀遺旁碑，人問曰：卿能暗記乎？」曰：  
能。因使背面誦之，不失一字。」明楊基詩云：「九齡六經已畢讀  
，掩卷舌無掣肘。」是古人讀書，固尚背讀矣。卽就近代言：清李  
學林，入學伊始，識字千餘，卽授以四書五經，塾師必責以背誦。紹  
長看經疏，證文，多能隨口舉讀，了無違差。卽其效也。今人以強記  
有違生理，蒙兒之法，遂不採用，而晚近學子，遠無一句經文上口矣。  
顧智力未見勝於前人，抑又何說？若大學諸生及時補救，尙易爲  
力，故上列十書，如詩經國記全文，及漢書莊荀張選杜詩名篇，皆宜  
背誦。且不嫌背誦也，更宜時時温習而背誦之，則終身用之不盡矣。  
至於熟讀，或疑與背誦殊，讀則不然。吾讀必隨口舉其全文。凡字  
無諱，熟讀在深曉義理上，丁寧死節，審熟而已。」讀書不熟，則固

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又楊錄詩云：「熟討熟詁要切旨。」朱子語類云：「書貴熟讀，讀多自然曉。」此皆爲熟讀二字注脚。書貴熟讀，文無論古今，往往初讀一過，只得其梗，再讀又別有理解，至四讀則確其精微；故貴多讀，多讀，卽熟讀之謂也。今日學子有一通病，喜求終卷，輒動謂無足觀，略覽一過，卽高談論得失。刊布雖多，幾何不令過人譏冷乎？故上列諸書，如漢書通鑑之類，當非一讀便能了事，宜時時讀之，歲歲讀之，一二遍之後，櫛以三遍四遍，久而徹首妙緒，窺見真際，如此方謂之熟讀。此又不僅指諸書而言，卽傳  
書在學術上有永久價值者，亦準此，不可忽也。

閱讀，有背讀之書，有熟讀之書，有關讀之書，有背誦熟讀，即於讀讀之矣。然此猶別標閱讀者，即古今人所指爲涉獵之書也。經史諸子文翰之源頭書，最要者宜背讀，次要者宜熟讀。惟文體既廣，專精而博，以古人言，則有羽翼經傳之叢書，聞見治聞之雅記。何莫非學者閱讀之書？以余口言，則有殊方異域之譯籍，近代名賢之述述，不可自封，且或有與古書古學互相印證者，烏可棄置？唐杜牧爲一代詩文宗匠，而語在阿宣，必讀李杜韓柳四家詩文（註六）宋晁說之最爲講經篤古之士，嘗勉姪公節，讀歐陽文忠集，謂不可去手。（註七）固明末顧亭林夏存古，皆日讀臥鈔。（註八）清陳沈得裴自珍文，閉戶三日，不見賓客。此前人不薄今人之胡徵也，凡此皆宜閱讀之書。惟開闢之書，必有擇別，隨意閱讀，漫無別擇，則猥墮庸鄙之小品，空洞無實之理論，一知半解之考證，淺學薄植之短書，非惟無益，害且立見。然古今人書，至多且善，惟欲定一標準，何書宜閱讀，何書宜屏絕，其審定之，姑將余葉年日記中所定涉獵者錄列，遺錄於此，卓然多著甚。

一、經學者有家法有師承者，可看。無家法無師承者，而其說為有家法有師承者所徵引，且屢見不一見者，亦可看。否則屏絕。小學者。詳此。

二、史書自正史外，有繼載有體例有宗旨者，可看。

三、雜史有來歷有參證且翔實可據者，可看。

四、史傳書有通鑑有別裁有斷制者，可看。

五、地理書宜取其最古者數種，如禹貢河渠著述舊地理志水經注之圖，斯文廟軒，以明其沿革遷流。唐宋則尤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可資佐證。最近者姑以高麗重修一統志為準。餘則觀看。

六、政書有專著有通鑑。專著，如周官唐六典唐律義疏是也。通鑑，如通典文獻編者是也。詳宜看。凡後代錄宋之免關禁府，宜屏絕。

七、目錄書以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為正宗，（註九）而宋晁公武陳氏孫之書亦佳。蓋前為史志，後為私家著錄也。宜先看。餘則觀看。

八、子書本有古子近子之分。凡古子無殘逸，一字不容放過。近子亦不失古法，但文采豐滿耳。宜看。宋後子家輩出，諸家必入理學語錄，雜家必入筆記叢談。理學不審，察謬不妄，且有關於經史文翰考證者，（註十）可看。否則屏絕之，因看不勝看也。

九、詩文最多最滥。唐以前人集可看，宋元則宜嚴擇。其學有本源者，可看。（註十一）否則或讀看，或不看。清人集中凡多經皮毛打名譽狀金石題跋者，可看。詩家有獨創氣質無題跋者，（註十二）可看。否則不看無害也。

十、總集博大者，可看（註十三）選集除文選已列入必讀書外，餘如玉台新詠宏明集古文苑唐文粹可看。宋元則棄矣。其學有宗主者，則強古人以就我；（註十四）其學無深諳者，則隨俗論為高下。此類選本總集，終身不看可也。（註十五）

十一、古佚書在唐以前而後人有輯本者，可看。（註十六）唐以前注本，如史記三家注，漢書顏注，三國志裴注，世說新語劉注，水經鄭注，文選李注者，一字不可放過。

十二、類書品格最下，亦最發。但唐初類文類聚初編，宋如太平御覽玉海，收古書最多。今既書多不存，賴此無勞以備，可資也。

十三、詩錄定淮揚窮，且成於衆手，譯語太多，最宜屏絕。漢唐官書，雖皆治要真朴，（註十八）皆好音。因一二舊保存古書尤多也。宋初太平廣記，雖以類別，但體仍舊多，收唐宋間古本小說，文言，魏晉，且可試制度，徵民俗，證方言，體述聞者，亦不可風，會人指類說，渠說。餘皆可讀看，或不看。

十四、官書定淮揚窮，且成於衆手，譯語太多，最宜屏絕。漢唐官書，惟至唐詩（註十九）全唐文大清一統志四庫全書皆古語，（註二十）差可看。知其得，亦當知其失也。

十五、賦錄，即今政府頒行令告也。（註廿一）官吏有關國計民生大政大典呈文，亦舉此，宜看。

十六、近賢讀書，凡博大精深見解獨到者可看。（註廿二）其摭拾粗鄙，理辨晦冥者，宜屏絕。近時出版較易，決不可以苟得與否為斷，要以書之內容精深否為斷。至其去古遠厚不如見錄宜屏絕，更無此而工夫失道下去也。

十七、以上士子之集，始宜細讀者條例。熟此，不致毫無據用矣。大抵書讀讀而知，初學者宜識別，而毅力先後各殊。熟讀之為能，熟讀之為能，熟者是也。《註廿三》此集較古今人必讀之書，故熟者必背誦于口，熟者必熟讀，始足以固其始基。有此萬部深頤者，爛熟胸中，然後持此述述古今，衡量得失，涇渭分明，不失委錄。本文首列十書，勤以先讀，意即在此。此其先也。至其它要讀，為學人必宜涉覽者，又不可以此自封，安於固陋，或藉口窮年莫究。讀確不觀，故必嚴閱讀之科條，以定去取標準。此其後也。古今人治學之法，有由博而返約者，有由約而博者；由博返約，則汎濶而知歸；由約而博

則居中以處外。而人攻爭之旨，多以約始。斯其故可法者也。  
清·鄭曾氏著《經學正義》宜變宜熟；應時之書，尤速宜尋。讀  
書如守城，深堅高峻，堅死勿去。切齊如攻城，輕騎刺探，所向無  
敵。○註引四○曾氏分別歸屬，歸屬爲昭晰。顧學者三思也。  
○詳五○章炳麟教學樂論有云：「制之甚者，期人速悟，而不革其  
根柢。事貴耳學，遺棄眼學。卒令學者所知，不能出於詩義。」文見太  
史文錄。

謂鄉邑氏族有之，無事者宜歸宜樂；應事之時，不可遠宜也。請  
如守城，深堅高塹，死勿去。如攻城，輕騎刺禦，所向無  
敵」。本註引四、晉氏分別斷續，最爲昭晰。願學者三思也。

（註七）韓淲潤泉日記曰：「冕以道書語真庭公邵阳，汝少年富勸  
讀書，先讀五經，看注疏，讀三史。文忠公集不可去手；韓文無入頭，  
先看六一，後昌黎，次太史公，次公羊傳，次春秋。此是讀書次第。」  
按此今人所謂「治學最低限度書目」也。

（註八）全蜀王氏集十二章，林道表云：「一先生尤好心經世之學，自崇禎己卯後，歷覽二十一史，廿五朝實錄，天下圖經，先輩文編，說部，以及公移勅諭之類，有據民庶利害者，彙錄之。」李越是南吳舊話云：「夏存古童年，好閱秘鈔，便能悉其首尾。一時嘵爲奇童。」春古，名完淳，夏允彝子。年十七，死節。奇士也。

（越力）清乾隆間，孝宗湯有陽春遺稿志序謂，最精良。其長編皆輯古佚書，然後據此以考稽志邑佚讀物內函，故極精審。據錢泰吉曝書雜記云：「一見史部」其他無聞，不知其全書成否也。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即就卓氏長編而略加首尾，遂為學林推重。時光間，新集系有清齊梁陳志考證五十二卷，命名與卓書同。然摭採古今人序跋、論說，按圖證存，略資訂正；亦便覽觀。姚氏尚有漢晉兩文志拾補六卷，又條理八卷，皆可參。

(註十)方湖日記曰：「宋元機，筆記甚多。學不專家，但事涉  
醫，而又抉黨派之私，持不根之論。晚近小生，疎若晴窗，不貴談助，而長  
於矜矜，此學術所以衰也。」能上者如閩學紀聞，存目知錄，十編齊書，新錄  
續術編，東塾讀書記，均各如客新編等，夢寐深談，少室山房草堂，帶

劉氏之遺稿，陳誠之考，則文學入門不廢也。」  
（註十一）宋集，如宋祁，劉攽，歐公，王公，李公，李綱，朱子等，  
朝丁寧之琴，訂證之文草，還有何說。  
（註十二）方  
日記曰：「清詩，余只收顧炎武，錢謙益，吳嘉紀。  
」

紀，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兩北朝文，全唐詩，全唐文，宋文選，宋詩鈔，宋百宋詩存，全金詩，元詩選初集三集續，明文選，（雍正間抄本）列朝詩集，國朝文集鈔初二集，國朝詩話文鈔等，移至櫻下齋室，收便翻檢。因此十四種，皆大總集也。」

(註十五)方誠仁記曰：「一編集選本，初無別別。惟總集猶摭一代或數代之全，旨在以詩文容人，言以入存詩文。故採擇繁嚴有勁直擇世讀文考之實，且有足以補史訂史者。此其較也。選集亦有甄錄一代或數代，且有包羅一體或衆體者，然旨在苟其華美，集彼善美，昭示軌范，取高而棄。故人不察，體不求全，總集選集，皆有區分。讀者宜知之。」

(註十六)如王禹偁房韓佚齋，黃氏佚齋考，趙氏七錄，皆是。有此三書，則以前之古微齋、總集、南隱堂叢書、漢學堂叢書，（此即通書考內一部分）漢魏通書錄，皆可廢。

計十七唐宋以來，有詩者，有書者，有文者，有畫者，有以詩為文；有以書為詩；有以文為詩；有以畫為詩。皆不全註出處，姑錄之。

卷六  
莊子元子子華子小計晉書宋書林二十卷梁有海約子鈔十五卷  
稍後又有梁武帝陳仲容子鈔三十卷，最有名，且通行於隋唐間。陳子凡  
六百十七家，略要會，而直言之本，或不求全。唐馬總又因所錄，略  
存六卷。見唐戴叔倫柳伯存意林序。是意林即以廣濟爲藍本也。  
卷十九錄定全唐詩女百卷，全據明清徐胡震亨唐音統鑑爲藍本  
，而又以惠刺史原集爲遺稿，草完，未成偶句，至二十八卷之多。娶與  
黃季剛談及，相與嘆息，官齊之亡，乘滅裂，絕無遺稿。今聞統鑑全齊詩  
，尙存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且皆爲刊本，間有補苴。則向傳只刻上幾行錄  
者，皆誤也。此其勢極壞，非其體宜設法流通之。下  
卷二十錄定全唐詩，提綱開釋，亦甚多。余嘉錫舊訂誤，惜未見全書  
。予是年亦有訂正，合載存方湖日記中。

(註二十一) 漢錢在唐時曰類報。孫樵集有讀書元鄉報。

(十二) 送郭襄作  
胡敬，李本淳，葉德輝，沈家本。楊守敬，陳漢章，章廷，姚大榮，屠敬，章炳麟，劉師培，廖平，陳垣，王國維，孫德謙，皆是。譯著並實

## 婚姻失敗的原因

馬秀權

在一九三九年，巴爾摩（Gretta Palmer）博士對美國近二十年來的離婚案件，曾作過一次調查。他編就許多問題，祕密地寄給二百位離婚過的丈夫和妻子，請求他們答覆。從這些回答裏，我們可以得到許多寶貴的教訓，知道如何避免離婚，在將要發生離婚前，有些什麼朕兆，和如何可以得到美滿幸福的婚姻。茲將巴氏的調查經過和結果，報告如下，以供國人借鏡。

巴氏所調查的兩百個離婚過的丈夫和妻子，分佈於美國各州，他們的經濟條件和社會地位，相差甚大，結婚時的年齡，也各各不同，他們對巴氏的詢問，其反應異出尋常而迅速，他這樣願意把自己的經驗來指導別人，其中有五十位打電話給巴氏說：「我真想多告訴你一些！你給我的空白紙實在不夠填寫。」有的說：「我還遺忘了一些沒有填上，讓我現在告訴你吧！」這些熱誠人們的動機，很明顯的，要在使其他的丈夫和妻子，不要重犯他們過去的錯誤，而走上離婚法庭。

巴氏的第一個問題是：「你是在那一年結婚，那一年離婚的？」這兩百位夫婦結合的平均年限是四年半，最長的有十二年之久，最短的祇有六個月，而在第四個年頭時，雙方的關係似乎最緊張，衝突最厲害。

巴氏又問：「假如你離婚了，什麼時候才再婚？」很少數的答案是兩週或幾天，極多數都是在兩年以後，平均的期間是三年半，有幾位是在十年以後才再婚的。

「在你們結婚的時候，是不是存着結婚生活不和睦便離婚的心理？」在這二百位離婚的夫婦中，有四分之一的丈夫和五分之一的妻子都坦白的說「是的」。離婚在他們看來，並非是不得已的辦法，而是方便之門。所以結婚時沒有決心使婚姻成功，是很大的錯誤。雖然有時候存着「白首偕老」的信心也可能走上離婚之途；但在結婚時便存着試驗的心理，結局大都是悲劇。

巴氏又問他們結婚的動機是爲着：「愛情」、「伴侶」、「孩子」、「生活安全」或「增高身份」。結果在這二百位男女中，僅有半數是爲着愛情，而大半數是屬於男方的。其中四分之三的男子說，結婚是爲着熱烈的愛情，但却也有同數的女子，承認他們的結婚，不是爲着愛情，而是爲了增高身份或保障生活。男子中若不是爲着愛情的，大多數便是爲着伴侶。這個答案，和結婚已經五十年的金婚夫婦們的比較一下，就很觸目了。那些美滿幸福的家庭主婦的回答，都是以愛情爲結婚動機的，小部分是爲了伴侶，家庭孩子。而男子大半數是爲着愛情，沒有一位是爲着增高身份而結婚的。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婚姻失敗的原因，在於沒有愛情或一種深沉的愛悅來作連繫的基礎，夫婦間的爭吵將是必然的事。在結婚時，沒有抱定不惜任何犧牲，使婚姻成功的決心，甚或常常懷着離婚的念頭，那末，婚後第一次的爭吵，便有使家庭破裂的危險。

於是巴氏又問：「你們結婚後多久才發生一次嚴重的爭執？」大多數答案是：「在結婚初期」，有的是在數月或一年之內，所以如果婚後能保持一年以上和好的生活，這段婚姻便比較有把握些了。

「什麼原因使你們的家庭破裂？」這是一個難答的問題，因爲常常是許多瑣碎事情綜合的結果，而不是一件大事。妻子們說：「我的丈夫過度飲酒，到早上四點鐘才醉醺醺地回家。」「他沒有維持家庭的能力。」「他對我冷淡。」「他常常和我分離，使我孤寂。」「等等。然而離婚的丈夫們却是爲着更小的事情：「因爲她脾氣太壞，並且在公共場所侮辱我。」「因爲她不喜歡我的獨身朋友。」「因爲她不顧與我的母親住在一起。」「純太愛虛榮，亂費金錢。」「她不會處理家務。」如果夫婦間有真正的愛情存在，這些事情將不致於發生，並且有改善的可能。

一般以爲再婚的需要，是使大多數離婚案件發生的根本原因。但據巴氏的研究，並不認看出這一點，僅有少數夫婦在離婚時已有意中人，而且幾乎全部屬於女方歸。這表示丈夫們在得到妻子以後，便疏忽了對妻的愛情，這也可能是由於很多女子的結婚並不是爲了愛情的緣故。

「你以爲你們婚姻的失敗，是由於你自己抑或你的『半邊』的過失？」這個回答非清動人，祇有極少數不承認是他自己的過失。

「你有小孩子嗎？你們有孩子嗎？」其中沒有一對夫婦是有孩子而不喜歡的，另有五分之一希望有孩子，多數是不希望有孩子的。

「你有孩子嗎？你發過離婚證書後，是不是關係預備離婚時為快樂？」二百位夫婦對此都作正面的回答，這或者是因為如此可以免去離婚的緊張和隱晦的苦痛。

「你如果再進一步追究離婚夫婦能否接受第一次婚姻慘痛的教訓，作以下的問題：『你如果再進一步追究離婚夫婦能否接受第一次婚姻慘痛的教訓，作以下的問題：』

「你如果再進一步追究離婚夫婦能否接受第一次婚姻慘痛的教訓，作以下的問題：『你如果再進一步追究離婚夫婦能否接受第一次婚姻慘痛的教訓，作以下的問題：』」

文哲與人生

文學只是表現人生的。藝術結合在人生裏，就是人生。正是下本文舉的「氣字天書」；就是啟發的文藻，含蓄詩書，動魄搖情，在這無字天書上，拿生命寫成一行行可泣可歎的字句。所以說「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天成就是自然而然的，是由人生自然而然的，脫離人生也就沒有文學。

有人說，山水的記錄，花草的勾勒，蟲鳥的自捕，這不也是很好的文學題材嗎？又何必局限於人生？殊不知記游的文學雖不一定說人，但總少不了人在那裏游玩；白描動植物的文學，雖不一定說人，但總少不了人在那裏欣賞；這一幅文藻底後會和背景，總還是人生。譬如畫藍，西洋的山水畫，總無個人物；中國的山水畫，雖多不帶人物，却正表現人生的心態，和於自然之中，畫中無人而有人，呼之欲出而不出，這是畫之神妙處地，最高妙處。中國的文人畫，大都如此。以圖畫例文學，少則如不寫人而却有太是畫文章之能事，所以「我斷言文學只是表現人生的。」

而於哲學，則只是解釋人生的，書經上說：「聖人則舊」，哲學之所以為哲學者，不外知人而已。克勞西（Clausie）說：「哲學即人生，人生即哲學」。杜威（Dewey）說：「哲學源於人生」。這話從表面看是偏而不全的，因為哲學中之宇宙論本體論等，很顯明地超出了人生問題的範圍。但要別

道，宇宙論乃至哲學論等研究，莫不以解決人生問題為目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要說明人生的問題，所以研究「自強的人生」；所以研究「行健的天體」。「坤厚載物，君子以厚德載物」，要說明萬物的「厚德」，所以研究「載物的大德」；「山下出泉，君子以易往，知德」，要說明萬物的「易往」，所以研究「如泉斯達」的自然。所以，哲學上「見之於人生無端的禪燈」，姑正是解決人生問題的前奏或結論。

蘇格拉底（Socrates）是哲學底創名者，也是集古希臘哲學之大成的人，是反對紳士派（Sophists）的說辨，尋求真理的人生，而去研究哲學的。他所主張約概念或理想（Idea），雖屬形而上問題，却正是人生的理想。集近代哲學大成的康德（Kant），他是認識論的創始者，同時也是價值論的創始者。牠要說明人生之價值，道德之「絕對命令」，尋去研究知識的問題，即「二範疇」的理論，正是廣泛哲學之前提。釋迦牟尼是印度底最偉狀的哲人，以為反對「六師外道」，尋求人生究竟，而去冥思苦禪之緣起。人生之「著重合油生壞」而來，「離宇宙以「因緣和合」而有「滅生滅」之證，由「滅」而得，故宇宙乃是「三界法界」，豈「涅槃」是人生的真諦？「涅槃」是福潤的大源。「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佛教底宇宙觀和精神觀，大概是機械

看透了，一切相對，極無標準，於是索性以自然爲極致。老子既道無經，是講人生之術的，莊子亦然。『與特無私，應物泰化』，『無爲』的人生态是無所不爲的人生。孔子也把歷史看完了，人生看透了，但是他却以其不可而強爲之。他底智見還算於六藝之中，『詳以道志，審以遵事，禮以通行，樂以造和，春秋以道名分』，這些都和論語一樣的講釋人生；就是『易以造陰陽』，雖然『言天詩琴』上『經言天』却一毫以人爲歸。人下『經言人道』後之儒者，更由此『天人合一』之理，推論人之修養，要皆以人事本；但是『近取諸身』，而後一遠取諸物，正是以人釋天的。總之，一部中國哲學史，本外是一部人生哲學史。

www.123RF.com

這家庭裏邊有些兒子，這就是科學。此處不暇論述。  
夫婦之個性不同，但其共同目的是家庭的美化。  
文哲之個性亦不同，但其共同目的，則為人生的  
美化。中國哲學史，是一本倫理學史，其目的在建  
設社會倫理以美化人生，例如墨子所擇寫的社會  
組織，是如何的美化！印度佛家的哲學，也是以美  
為指標的，例如阿難陀羅所描寫的東西南北方的極  
樂世界，那又是如何的聖美。西洋哲學雖是高麗齊  
鳴，萬花怒放，分門別派，各探骊珠，而其趨向於  
美的人生，也只是大同小異。美就是善，善就是美  
，可算是西洋哲學上的共同命題。所以哲學的目的  
是美化人生。至於文學之求人生美化，那更是顯然  
的。

但是，哲學之美化人生，斷之於理性；理性是  
直接的說教，理性是嚴肅的，它鞭撻人為善，由善  
而美，可是它沒有動力。反之，文學之美化人生，  
則訴之於情感，它是幽美而至善的。唯真不是嚴  
肅的，才易於使人接受。更因它的說教是暗示的，  
是間接的，所以才更有效果。哲學之教人為善，直  
接的，所以朱子說，「教學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  
又倒」。因此，在效率上說，哲學沒有文學的力量  
大。可是，好的文學，雖然是由美而善；三百篇之  
大義在「思無邪」，誰能懂得微言，在忘我國，風  
情（詞賦）隨意（雜感），苦哉遙深，這是文學的神  
聖目的。可是也有誤解「風騷」的人，把文學的目  
的，託在誦盜誦淫的低級興趣上面，那就是走錯  
了路向。

人生是矛盾的，根本的矛盾，是情與理的矛盾  
。宋儒所懷寄的夫人處戰，只木朴是情與理戰，想  
是有方向的，但是無力；情是有力的，但是無方  
向。理是哲學，情是文學，理無力而情無方，哲學無  
足而文學無眼。調和情理，才是美化的的人生，才是  
受教的真人和誠子。他們怎樣才能逃出情與理火空  
壳子，至一境，某，某，某，某，獨名詩人妙學。

# 西北考古記略

何士騫

民國二十七年春，顧興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部一部份歸人，即西安臨時大學，由西安回遷城固，遂在西北聯合大學（臨時大學改稱聯合大學）繼課，以陝南古蹟有歸歷史文化至領，乃與許敬肅、李登谷、陸詠沂、黃仲良諸先生，商請常委李雲亭，徐虹游，李耕紀，胡春深諸先生，組成西北考古學會，委員為黎劭西，許敬肅，李登谷，陸詠沂，黃仲良，及顧諸人。後復成立考古室。顧以擔任考古之功深顯，對於工作方面，遂多負其責。常利用假日，率領學生作公私之課外實習，但所得仍屬技術問題。其中稍較具體者，為許（李第）李（李名），陸（詠沂）三先生任史系主任時之修理機械，調查武侯墓，清理漢王城古墓三座而已。

（書于路述如左：

漢縣趙何墓，楚懷王，王國墓，楊從信等調查，上蕭樊志，本不可信。（史記太史公謂適間其遠老輩的傳說於哈勝公之家）地圖亦無何物之發見。李墓有二：在原公村者，俗：在長村者可信。（墓址與水經注所合）墓前有宋乾寧宋奉宗碑，碑文有宋乾寧宋奉宗碑，碑文有石刻二，制作與張良基前碑同。又發見漢代瓦鈕片等頭多，楊良宋吳王墳部下抗金名將在楊城遺跡後院。墓前有宋乾道五年墓，作碑題款，碑文則有宋主題識，尚可辨認，

為歷來著家所未錄。（楊公抗金功烈甚偉，宋史不載，惟附見於宋高宗本紀，張良基傳，金史，及墓誌等。該會有專文論之，載二十八年西北論衡）。

張嘉墓之調查與整理上（張嘉為漢中人，史漢均有記載。大宛傳索隱謂城固人）墓前有埋沒土中之石獸二，現已清出，建築磚者，展列墓前，墓身作獨瓦形，全為撫何紋磚所砌成。方向東西，西門為側門。但全部未清出。墓道內發見「博望」造

一篆文陶印，及陶罐，帶齒銅片，繩紋瓦片，五銖錢，鐵釘，銅飾物，硃紅土，漆皮，獸骨，螺壳等。墓已修葺，倍加封固，較前益為壯觀。

漢王城（用縣志名）下漢墓之清理上（墓為駐軍墓，調查武侯墓，清理漢王城古墓三座而已。墓前所有經過工作情形，分城固，南鄭，勉城，沔陽四處述如左：

漢縣趙何墓，楚懷王，王國墓，楊從信等調查，上蕭樊志，本不可信。（史記太史公謂適間其遠老輩的傳說於哈勝公之家）地圖亦無何物之發見。李墓有二：在原公村者，俗：在長

村者可信。（墓址與水經注所合）墓前有宋乾寧宋奉宗碑，碑文有宋乾道五年墓，作碑題款，碑文則有宋主題識，尚可辨認，

為歷來著家所未錄。（楊公抗金功烈甚偉，宋史不載，惟附見於宋高宗本紀，張良基傳，金史，及墓誌等。該會有專文論之，載二十八年西北論衡）。

唐仙觀遺址之調查上（觀內現有唐仙人公易碑，記王莽居攝二年公房升仙事。立碑年月雖不明，觀其文字謂作，當係東漢時物，為陝南碑記之最古者。觀外地面有漢代陶瓦片等甚多，以近清水河岸一帶為尤甚。

漢王寨漢王城之調查上（案諸史籍，漢王，關王，未有建都城固之事，故名稱未必確是。但兩址隔漢水南北對峙，其形勢足以控制漢江上游通道，為古時用兵之地無疑。而遺址中各有殘垣，陶、瓦片，殘瓦當等之發見。據民間所云，往時尚有納箭頭，色為銀綠釉。綱經一，有游絲草花紋。又有五環錢，帶銀和較直勺，環緣稍缺首銜環殘殘劍鋒，殘劍頭，繩紋劍片，及殊色青紋劍片等。在清理前來鄉民所去者，有帶鉗劍鋒，刀倉，及灰繩紋劍鋒等。

胡坡遺址之調查上（胡城又名古城。縣志，及史記大宛傳，漢書張良基傳，均載有「張良與胡妻及當邑父返漢」之事實，而水經注，則更方異紀要，漢中府志等，亦有胡城及胡城為張良返漢後所居之記載。但確否待證。而以所出器物觀之，上層有漢磚瓦片等，下層有瓦底足，瓦片，金石英砂礫之粗繩紋灰紅陶片等，似尚在漢以前。而觀東西兩北各長二百九十九公尺，寬八十公尺，古資族之住宅。今年春假，余復率西大史系學生朱端倫，劉義，閻慈源，王培明，朱洪海，李廷舉，唐永慶等，西北師院，作調查，得漢朝何宋主題識，尚可辨認，

國文系史地系學生曹述新，古德敷，李式岳，陳鴻

秋，李武身，王繼民，趙匯源等作私費之調查，曾

於城外發見漢墓兩區，已被文川河所冲毀，磚瓦拱

門已大半呈露。磚紋均為繩紋及幾何紋。又發見殘

碑之灰黑色獸首銅鑄漢瓦錢一，及漢陶片，硃紅土等

。惜未完全清理，恐尚有可參考之史料存焉。

各地遺物經總之調查——在元公寺者，有北周

造像（武帝二年之石造像），及無字之石造像三

。或謂碑陰有字，現因樹立壁間，故未及見，視其

作風，當為同時之物，又有唐乾符（僖宗）六年經

幢一，余於瓦砾堆中尋得之。（仍存寺內）在青龍

寺者，有石造像二，有銘文者，已被土人易去，現

存者僅一，又有古刻青龍寺圖碑一。在寶山，斗山者

，有明代銅造像多尊，內尚有弘治（明孝宗）時第

文者。

慶山赤土坡之調查——慶山上相傳有烽墩古基

，現已不見。山西南有赤土坡，地當湑水谷口，形

勢極為險要。據志，昔系諸葛武侯屯兵拒魏之處。

現山石上尚發見古時烽墩多處，惟是否確係武侯遺

蹟，則未敢定。

各大水壩之調查——城固最大水壩為五門壩，

始建於元縣令蒲肅，重修於明縣令胡晟，香起鳳，

清縣令毛際可等，灌漑全縣水田。其次為楊家壩，

為宋朝從僕去安康郡侯賈後所建，灌漑城洋兩縣水

田。（有清吳榮光等碑記可以參考）。再次為高壩

，百丈壩，上宮壩，水利較小。城洋地稱富庶，領

此諸壩之力為多。碑記數十種，完存無缺，可資研

究水利者之參考。然各壩質與漢山河壩有淵源之關

係也。（可參看慶城宋廟碑「漢中新修壩記」等文）。

其他各項古物之調查——城固各地明代之建

物尚有，如石坊文廟（二部）等是。而明代碑刻尤

多，其中以無年月之西人傳教碑，（記法蘭西人方

神父自明崇禎庚午來華傳教事，現藏固各縣信奉天

主教者甚多）。尤可寶貴。壁畫明以前，或明代者

，未見。畫繢字畫，元明者，藏家尚有。古密發見

一處，在漢王城蓮花池旁，遺物有漢磚瓦片等。錢

范，（大泉五十）五銖錢，大泉五十，貨布，宋錢

，（以修路某軍隊所發見者為最多，數量為一大疊

，畫口尚蓋一花紋之銅鏡。錢文有宋太祖時之「聖

宋元寶」，仁宗時之「皇宋通寶」，及「天聖」「

慶曆」「歐常」「宣和」等等。無兩邊以後者）。

石斧，石鑿等，亦時有發見。類似仰韶期之纏紋紅

陶片，及漢以前之雲雷紋銅片，雖有極少。山葉蟲

化石，鋪路之水磨岩石板中，隨在皆有，均出於褒

城之榮山。南宋開禧元年之篆法輪一，在寶山寺中

，上有年月及第幾世祖至第幾世祖之銘註。

南鄭縣城郊及小南海石灰岩洞之調查——南鄭

城郊亦有漢代陶片及石器等之發見。城南七十里有

小南海，其石灰岩洞有二，頗大。上洞現已築室數

十間以備香客之居住。下洞大而且深，寺僧謂可通

至四川。光緒沈黑，水勢甚巨，然漫而進，可數里

不敢深入。惟未見有化石類之古物發見。

青石頭青獅之調查——開去小南海約六七里，

去四川約四十里。闢址已廢。昔傳謂有宋代之青石

獅二，現僅見不明形狀之一青石而已。而土人尚有

香燭之供奉焉。觀閱之形勢，當為先時由漢中入川

要口之一。

秦城縣石門，雞頭關，褒河沿岸之調查——石

門諸刻全在，其須多述。雞頭關在最高峯，勢極險

## 生存空間 Living Space 現代語林

此為德國納粹黨長略他國之一種新的理論。其內涵有二：一、即謂德國地狹人稠，必須擴充其土地。因謂一國必須有充分之土地，使其領域內所生產之食物足以自給。二、謂德國須控制其鄰近之諸王地帶，尤其東歐及東南歐各地，以而在該地帶之國家，其獨立權利為納粹德國所否認。要之所謂「生存空間」之原則，僅為便利納粹向外侵略之理由，如希特拉藉口於「蘇古德軍」級「但澤市」為德國之「生存空間」，終至策併捷克斯洛伐克是也。

### 第六縱隊 Sixth Column

在此次戰役中，德國當利用第五縱隊在敵國後方實行破壞工作。澳洲聯邦人民會組織之第六縱隊，隊員多為退伍兵士，目的在消滅納粹第五縱隊之活動，稱為「第六縱隊」。但在英國，亦有人稱游手好閒之份子為「第六縱隊」者，則因真在戰爭時期而無所事事，且為害極深，較「第五縱隊」格輕也。

### 集中營 Concentration Camp

此為納粹德國拘押反對統治政權者之機關。被

坡，古棲霞之遺址尚存。麥河沿岸，有宋乾道二年  
廢園之山河營記。又有小形之灰土堆數處，內有漢  
代之鈕瓦、磚片等。

高武侯墓有二：一在定軍山山麓（與亮本傳遺卻研究定軍山之說合）。有明成萬歷年間碑記。莫能保據石砌成，經案苔拂，當爲真其一在陝洛，上建茅亭，蓋爲後起之土堆而非墓冢。山之附近，昔日漢人狩獵，時有銅錢器，銅箭鏃之發見。（余與陸諭沂先生亦有購得）武侯祠有武侯塑像，爲清代物。有草武（蜀漢昭烈帝）二年之石琴，保一絕品。又有唐貞元（德宗）十一年碑記，碑頭保元時所加。武侯廟實古，已無古碑可尋。惟漢代之磚瓦瓦片等，各地均有。

酒池的附近之漢墓上，墓旁有被工人掘出之漢  
瓦數枚，漢磚塊積甚多。碎紋瓦塊因發見者略同，  
惟作車輪狀之模印紋，較為別致。又見有一建初（  
東漢章帝）四年造一字紋磚，及字紋瓦片，鑿繩紋  
瓦片，鑿雷紋瓦片，圓四瓣繩紋瓦磚，銅鏡，殘鏡  
洗等。而「五管」（或「七五」）篆文之殘銅器一  
小件，「形似五錢錢」最為少見。馬超墓上，亦見  
有鐵磚，瓦片等之堆積也。

津縣城附近之調查——龍明寺在城南門內，據明弘治年間碑記，謂自唐宋以來，迭有修建，今寺已廢棄。有塔一座，作風與長安城南小雁塔頗相似。然層遞繁榮，痕跡顯然。仰窺塔龕內所有佛像，有銅，有石，有泥，多為後代增補。塔旁土坑內，有鐵，有石，有泥，多為後代增補。據宋子美氏所錄，尚有宋慶元（南宋高宗）六年經照，現已移出東北數丈，不知其處。

處，實不足信。地直亦未有何種古物發見。城內外所見漢碑，花紋較異者，有魚紋上加以「五十」二字者，又有棲印「□中都山□」字款者，顯著二碑壁上，有臥碑三：一爲唐韓幹所畫馬，二爲唐戴嵩所畫牛，神情至爲生動。牠是否真蹟或重刻尙待考。至題辭則盛哉時縣令恐上舉棄取之煩，已盡行割削，現僅存韓幹二字而已。餘尚有宋皇祐（仁宗）四年，及蘇東坡題臥臥碑數方。（蘇碑真者，聞

已被清時縣令竊去）。今歲五月間，在開明寺附近，舊有宋墓一，由西大史系學生劉蓀，李廷舉，閻善酒等自發前往調查，明確無誤，略得宋竟片，殘劄器片等，證件。

説林錄答果一卷之說存于一處，由  
該村錄一卷，由土人所藏石器鑿之，分頭頗多，而形制亦各不一。

昌黎漢，李華濬兩先生各購一件，余亦於坡地上拾得一尊。但士人均名爲雷機，謂用此可以辟邪，故價値頗昂。碧螺寺間有宋明塑經，但去獲見，現已設有保護委員會保存。宋代銅像，則有嘉靖末明世宗（弘治）年間鑄造者，亦有無銘誌者。多爲坐像，約六七尊。作風與寶山、斗山者相同。至漢代之磚瓦瓦片，齊城國以至浮縣五十里內，一路均有發見。

總上所述，調查之處，就陝南全區而論，尚屬極小部份，而材料採集，亦看得有不得焉。然工作經過，前後斷續，時間數載，亦可見經濟，時間，人事，各種困難之多。現余擬於聽取學生共同商討之，作成一比較詳明而有系統之報告也。至於此後室外工作之進行，因學校當局頗校長（齊），杜代院長（光煥）王代院長（文華）及丁主任（山）等，提倡學術，均非常熱誠，將來定有更大之發展。

本期作者介绍

孟雲橋先生：原任國立中央大學政治系教授，蘇聯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徵稿

馮一鳳先生：現任中央醫治學校教授。  
馮秀椿女士：現任國立中央大學生物系教員。

何士蹠先生：現任國立西北大學史學系教授。  
本刊上期文化紀事第三  
則「匈人斯坦因」誤排  
「法人斯坦因」，合亟  
勘誤

卷之三

文化建設印刷公司承印